

「只有親手帶着他們，我才能安心」

台灣八旬老兵 魂歸故里 助百餘同鄉



■高秉涵抱着骨灰盒交給魯勵平，魯勵平泣不成聲。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對於許多當初逃難到台灣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人來說，臨終前能回趟家就是最大的心願，但大多數人沒有熬過時間的流逝，直到人生的謝幕也沒有等到兩岸通行的這一天。最終，能將自己的骨灰葬在家鄉便成了他們最後的期盼。

■本報駐山東實習記者 滕飛

從1992年背着第一名台灣老兵的骨灰回到山東老家，今年79歲高齡的高秉涵已先後幫助百餘同鄉魂歸故里——有的是當年一起逃難的兄弟，有的則素不相識。

對於一個體重只有40公斤的老人來說，攜帶重達40餘斤的大理石製骨灰盒回鄉，並不是件輕鬆的事情。為了不出差錯，他總是隨身帶着骨灰罐，從來不去托運。他說：「我只有親手帶着他們才能安心，路上有時候也會寂寞，我還能和這些老兄弟們說說話……」

今年4月，同樣是牡丹花盛開，高秉涵像往年一樣回鄉，多的是一罇素不相識的骨灰。來自北京的魯勵平女士，去年無意間看到一本關於高秉涵的書。魯勵平起初以為這僅僅是單純的一本小說，是作家想像中的文學作品，但一想到當年逃亡到台灣客死異鄉的父親，她試着撥通了出版社的電話。出版社告訴她高秉涵是確有其人，書中的故事雖有一定文學加工，但的確是發生在高秉涵身上的真實故事。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帶給魯勵平的不僅僅是震驚，更多的是感動。她志志的給高秉涵寫了一封信，信中她訴說着從小到大只見過父親王海亭三次，母親臨終前告訴她，平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戰亂時與父親分離，隔海相望，卻難再續前緣，如果有可能，一定要把父親帶回家。她希望高秉涵能幫她完成母親的遺願，將安置在台灣樹林忠靈祠的父親骨灰帶回北京，讓二老能在地下重逢。

因書結緣 為孝女帶回父親骨灰

寄出去的信很久沒有得到回覆，已對此不抱希望的魯勵平忽然有一天卻收到了來自台灣的信，署名高秉涵。高秉涵在信中告訴魯勵平，雖然素昧平生，但是被她的孝心所感動，願意幫她帶回父親的骨灰。魯勵平隨母姓，又缺少一些必要的證明材料，高秉涵在認領骨灰的過程中遇到了比以往更為繁瑣的阻礙。歷時一年多，高秉涵終於在忠靈祠領到了骨灰，之後他告訴魯勵平，今年四月，他將攜帶她亡父的骨灰返回大陸。在回大陸的路上，高秉涵對着骨灰罇說：「老哥啊，你這次能回家，都是因為你有一個孝女。」

拒收報酬 報答鄉親責無旁貸

4月16日，魯勵平從北京趕到菏澤取回父親的骨灰，當看到高秉涵抱着一罇骨灰從房中走出來的時候，一下就跪在了高秉涵面前，泣不成聲的魯勵平也只能哽咽着對高秉涵說謝謝，高秉涵趕忙把她扶起來說道：「我只是舉手之勞，主要是你有孝心，只要有這份孝心，我就願意幫你把老哥領回家。」魯勵平平靜下來之後，從懷裡掏出5,000元錢，硬往高秉涵手裡塞，一定要讓他收下，高秉涵一邊推讓一邊對着魯勵平說：「我這麼多年都是義務幫助這些鄉親的，從沒有收過一分錢，來回路費也是我自理，當年他們帶着我在戰火裡跑，幫我上學，現在換我來報答，我責無旁貸。你是一個孝女，你能信任我帶着老哥回家，就是對我最大的肯定。」說着，高秉涵從厚厚的一疊錢裡抽出一張，放進了口袋說：「這100塊錢就算我收下了，就算你這次給我的勞務費了。」

牡丹盛開時 便是還鄉日

在同一輩人當中，由於年齡最小，又是律師，而且還有一副熱心腸，高秉涵在一次同鄉會上被大家全票選為台灣菏澤同鄉會會長。面對突如其來的會長這一職務，高秉涵也感到驚訝。會長並不是一個什麼官職，反而是一個勞心勞力還要貼錢的苦差事，但他沒有推辭，他和同鄉們約定，每年四月當菏澤牡丹花盛開之時，就是他們回鄉之日。

最初，他每次組織回鄉都有幾十人同行，而如今，只剩他一人。那些年輾轉戰火、九死一生到達台灣的人，正在老去、死亡。而高秉涵的名字則一次次出現在他們的遺囑裡。

被推舉為台灣菏澤同鄉會會長

「老哥，我死了一定幫我把骨灰帶回菏澤老家，我這一輩子還剩100萬資產，50萬給我母親，40萬捐給咱們老家的學校，讓孩子們有書讀，剩下10萬算是這些年麻煩老哥的律師費。」這是一位與高秉涵一起逃難時的老友臨終前對高秉涵的囑托。

當高秉涵帶着骨灰盒從台灣回到這個小村莊時發現，多年的離鄉，早已物是人非，老友的親人大都已經離世，家中老宅也隨着歷史的變遷而遷移，他經過多日尋訪才找到老友的老母親。當看着老人得知兒子消息時那喜極而



■台北菏澤同鄉會合影。

泣的淚光，高秉涵沒有把老友已經過世的真相告知老母親，只說他一切安好，等過一陣就會回家。和老人告別後，高秉涵走到村頭的一片田野，打開骨灰盒，把骨灰撒向天空，「兄弟，你終於到家了」。

家中擺骨灰——從遭反對到受尊敬



■高秉涵總是義無反顧地接受一個個囑托。

從1992年開始，高秉涵先後攜帶100餘名台灣老兵的骨灰回到山東菏澤。相同的經歷使他深知對於客居在外的老人而言回家意味着什麼，因此總是一口答應鄉親的囑托，想盡一切辦法把骨灰送回他們生前無法回到的故鄉，讓逝者魂歸故里。

「不會有人能接受家裡擺着一罐又一罐的骨灰，第一次帶着骨灰回家的時候，妻子千番阻攔，最後還是熬不過我的堅持，當聽到孩子看到骨灰盒擺在家裡那一霎那間驚恐的叫聲，自己心中也很矛盾，我常對她們說，就算這些老哥出來，也是來找我的，你們怕什麼。」高秉涵回憶說，「但看着孩子驚恐的面孔，我也只能帶着骨灰盒走到地下室。晚上，高秉涵在地下室臨時支起的小床上睡覺，臨睡前還不忘對着骨灰罇說：「老哥，委屈委屈你們在地下室待幾天，過些時日我就帶你們回老家。」

■高秉涵的老家山東菏澤，是中國著名的牡丹之鄉。 資料圖片

後來，妻兒慢慢習慣了家中的骨灰，感到不習慣的人變成了鄰居。鄰居們總覺得同住一棟樓裡，晚上睡覺的時候不遠處還躺着好幾位骨灰罐裡的亡靈，讓人不由的打冷顫，有種莫名的恐懼。鄰居們常常跑到他們家抱怨，碰見他們家人就覺得晦氣，覺得沾着死人的氣息。再往後，鄰居們也習慣了，覺得高秉涵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一個積德的人，下輩子一定會有好報。

遇暴雨泥石流 送骨灰險喪命

高秉涵曾經因為一次送骨灰險些丟掉性命。那是高秉涵1997年護送定陶縣的一位同鄉骨灰的時候，高秉涵先乘飛機從台北飛到花運。即便帶上飛機，他也小心翼翼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員和周圍的乘客發現引起不必要的騷動。而由於頻繁帶着骨灰盒往返於台灣到大陸，他常常被機場海關懷疑，一個乾瘦老頭哪裡來的那麼多親人。有時他會被機場安檢部門扣留，懷疑其藏毒運毒，每一次安檢後，高秉涵都會對着骨灰盒輕輕說到：「老哥啊，又打擾你了，一會就到家了」。後來，海關的人員都認識了高秉涵，從起初的驚變成了尊敬。

怕摔碎不托運 被疑骨灰罇藏毒

對於體重只有40公斤的高秉涵而言，把40餘斤的骨灰從台北帶回山東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因為害怕骨灰罇摔碎，他從來不敢托運。即便帶上飛機，他也小心翼翼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員和周圍的乘客發現引起不必要的騷動。而由於頻繁帶着骨灰盒往返於台灣到大陸，他常常被機場海關懷疑，一個乾瘦老頭哪裡來的那麼多親人。有時他會被機場安檢部門扣留，懷疑其藏毒運毒，每一次安檢後，高秉涵都會對着骨灰盒輕輕說到：「老哥啊，又打擾你了，一會就到家了」。後來，海關的人員都認識了高秉涵，從起初的驚變成了尊敬。

少小離家逃難 回鄉之路曲折

剛到台灣時，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高秉涵雖思鄉心切，但海峽兩地依然無法通信，高秉涵輾轉把第一封家書寄給美國友人，再由美國友人寄往大陸。高秉涵回憶說，當時逃難的時候年齡尚小，家鄉的地址早已忘卻，只記得家在菏澤市西北35里處的高莊，高秉涵就用這樣一個地址將家書寄回了大陸。由於地址太模糊，這封信就在村子的郵局裡一放就是一年，直到有一天高秉涵在村裡教書的堂哥在郵局看到了這個滿是英文的信封，打開一看，落款處竟然是春生——也就是高秉涵兒時的乳名。

所有人都以為高秉涵在幾十年前逃難時就已經不在人世，這封來信給家人帶來



■魯勵平給高秉涵看自己父親的照片。

的是無法形容的喜悅，家人一起寫了回信，信中在訴說家人的欣喜與盼望他回鄉的心情外，卻也告訴了高秉涵他的母親在收到來信前不久剛剛離世。高秉涵說，這一生最大遺憾就是在母親臨終前沒有盡一下孝道。

默默行善 為菏澤鞠躬盡瘁

高秉涵給自己孫女起名高佑荷，「荷」是菏澤的「荷」，辦理戶籍的工作人員甚至不認識「荷」這個字，但他依然堅持孫女這個不可代替的名字，「佑荷」也包含高秉涵最常念叨的「保佑菏澤」的意思。

高秉涵不是一個窮人，也絕稱不上一個富人。這些年來，高秉涵默默地在老家

做了很多事，有些事先計劃好，也有些是回鄉觸景生情所決定的。有一次，高秉涵帶着一位台商去菏澤考察投資，但考察過後，台商委婉地拒絕了。本想能幫家鄉建設的高秉涵

沉默了，為了彌補內心的愧疚，高秉涵回到老家菏澤高莊，捐款20萬元人民幣修築了村子到公路上那條小路，同時表示，村子裡的學生考上中學，學費由他支付，考上大學，再一次性獎勵5,000元。高秉涵沒有太多的錢，他只能盡自己最大能力為家鄉做一些貢獻。比如當他第一次探訪菏澤市賈坊中學時，看到搖搖欲墜的校舍、破舊不堪的桌椅，高秉涵當即掏出3萬元的錢給所有教室換了新桌椅。

關於自己，高秉涵早已做下安排，他也不知道還有多少年的時間能回家給父母掃墓。他說，當他逝去，一半骨灰留在台灣陪他的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老家菏澤。他希望將來還能去看看早去的那幫老兄弟，就像他時常念叨的，「生是菏澤人，死是菏澤鬼。」

■高秉涵在翻看與魯勵平的通信。